

「胖」和「𦛑」

張雙慶

閩粵方言稱人肥胖為「肥」，和北方話中用「𦛑」不同。所以在書面語中要表達肥胖這個概念，當然要用「𦛑」代替「肥」了。不過在發音時，粵方音bun³，細心的人或者會察覺到「𦛑」的普通話讀音是pàng，從語音的對應規律看，bun³和pàng的韻尾不同，這兩者沒辦法對應。①進一步從「𦛑」字的結構看，如果「𦛑」字是一個形聲字，則從「半」得聲的字，如「伴、叛、畔、絆、判、拌、汴」等，無論是粵音或國音，都念成-n韻尾，沒有念成帶-ng韻尾的，「𦛑」在國音念pàng是唯一的例外，這個例外是怎樣形成的呢？值得作為語文趣談向各位介紹一下。

「𦛑」字見《說文解字》。《說文二篇上·半部》「𦛑」字下說：

𦛑，半體也，一曰廣肉，從肉半，半亦聲。（普半切）②

從上面的資料看，「𦛑」是一個從肉從半會意，半又兼聲符的字③，根據反切，這個字今國音念pàn，粵音念pun³，意義是古代祭祀用的半體牲。

《玉篇·肉部》：「𦛑，牲之半體。」④也是同一意義。由這一個意義引申出去，「𦛑」字還有兩個與祭祀有關的意義，一是「夾脊肉、脅側薄肉」，一是「切肉成薄片」⑤，這兩個意義，都可以從《周禮》或《禮記》的鄭玄注中得到證明。另外又因此而引申有「半」的

意思。⑥這些意義，在現代漢語已不見應用，這裏便不詳細討論了。

至於《說文》中「廣肉」這個意義，後來的人很少有進一步的解說，很多字典也不收這個義項，這方面，段玉裁的《說文注》有較好的說明，他說：

此別一義也。𦛑之言般也。般，大也。《大學》「心廣體𦛑」，其引申之義也。⑦

按鄭玄注《禮記·大學》「心廣體𦛑」⑧，已將「𦛑」解作「大」，但是否和《說文》「廣肉」這個意義有關不詳。其後朱熹注《四書》，又把這句話所用的「𦛑」釋為「安舒」⑨，成為一般字典採用的一個義項。而在讀音上，則根據《集韻》定為平聲「寒」韻的蒲官切，即今日國音的pán或粵音的pun⁴。因為「心廣體𦛑」後來成為成語，現在仍常用，「𦛑」的這個音義是需要保留的。

但「𦛑」音pàng解「人體內含脂肪多」⑩，「肥大」⑪，是在什麼時候出現的呢？很多字書都引用元、明時的小說戲曲資料，如《第五才子書施耐庵水滸傳》⑫卷九頁十五：

衆人燈下打一看時，只見一箇𦛑大和尚赤條條不着一絲，騎翻大王在床面前打。

其實，早在元代周德清的《中原音韻》中，已把「𦛑」字收在「江陽」韻的去聲中，雖然《中原音韻》沒有釋義，但從讀音的安排看，周德清時「𦛑」的音義顯然和今日「肥胖」義的「𦛑」完

全相同。但是，從上面對「胖」字的分析看，「胖」字顯然沒有這個音義的，那麼，「胖」音 pàng 作「肥胖」解是怎樣出現的呢？從資料看，這是因為「胖」字代替了和它形近的「𦐇」字的結果。

「𦐇」字最早見於《玉篇》，《玉篇·肉部》云：「𦐇，𦐇脹也。」^③明朝的《正字通·肉部》：「𦐇，腫脹貌。」^④正和「肥胖」的意義接近。《廣韻·去聲·絳韻》「𦐇」字下云：「脹臭貌」，也有「脹」的意思而和「肥胖」的意義接近。而音「匹絳切」，正好是今天「胖」字的讀音。試看其聲符「丰」字今國音 fēng，和「𦐇」字的聲母都是唇音而韻尾都是-ng，用作 pàng 音的聲符，要比用「半」合理。因此，無論從讀音還是意義看，代表 pàng 這個音的字都應是「𦐇」而不是「胖」。

那麼，為什麼會出現以「胖」代「𦐇」的情形呢？原因是這兩個字字形接近，形近致誤。這裏，有一個類似的例子可以幫助說明。日本內閣文庫藏明嘉靖間刊本的話本小說集《清平山堂話本》的《刎頸鴛鴦會》中，有這樣兩句話：

婦羨夫之殷富，夫憐婦之半儀。^⑤

這裏，「半儀」欠解，所以譚正璧的校訂本^⑥把「半儀」改為「丰儀」，這樣的處理是對的。「丰」的意思是美好的容貌儀態，所以有「丰采」、「丰姿」等詞。大概印刷時，一不小心容易把「丰」和「半」混淆了。「丰儀」既會刻成「半儀」，則「𦐇」自然也會被誤作「胖」。

現代的字典中，有的不收「𦐇」，

只收「胖」，如新舊版《辭海》、《國語辭典》、新版《辭源》等，由「胖」字兼包「胖」和「𦐇」兩字的讀音意義。某些語文工具書也不區別這兩個字，如北京大學中文系語言學教研室的《漢語方音字匯》也把「胖」字作為「江（攝）開（口）二（等）去（聲）絳（韻）滂（母）」處理。^⑦但是《古今字音對照手冊》（頁174）、《新華字典》（頁342）、《現代漢語詞典》（頁855）則用「胖（𦐇）」處理，即把「𦐇」看作是「胖」的異體字，這樣做當然不能說明這兩個字的關係，不過至少使讀者明白到現在所用的「胖」，其實還有「𦐇」這一個寫法。把「胖」作為字頭，「𦐇」字列作參考，根據約定俗成的原則，這樣的處現是合理的。這篇小文，也無意主張要把「胖」字改寫作「𦐇」，只是希望把這兩個字的關係弄清楚，以增加讀者對語文研究的興趣。

① 普通話 ang 韻的字，在粵語一般音 ɔŋ，如方、倉、剛、江、光。

② 據《說文解字注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影經韻樓藏版頁50上。

③ 即文字學上的會意兼形聲字。

④ 《（大廣益會）玉篇》卷上頁55，台灣中華書局四部備要本《玉篇》，1966。

⑤ 見《周禮·天官·腊人》、《周禮·天官·內饔》及《禮記·內則》，其中作為「夾脊肉」一義在《集韻》音上聲潛韻。

⑥ 《廣雅·釋詁》：「𦐇，半也。」見王念孫《廣雅疏證》卷四下頁458，中文大學出版社，1978。

⑦ 同②

⑧ 《禮記鄭注》：「𦐇，猶大也。」四部備要本《禮記鄭注》卷十九頁10，台灣

談談「綜」字的異讀

朱國藩

「綜」字的粵音現在不少人都讀作「宗」dzun¹，這個字也有人讀「總」dzun²或「衆」dzun³。這三個讀法究竟哪一個對呢？

《廣韻》「綜」字只見於《去聲二宋》，云：「織縷。子宋切。」「子宋切」切出來的粵音是「衆」dzun³。至於較後期的韻書如《集韻》，「綜」字有兩個讀音。一見於《去聲上二宋》，云：「子宋切。《說文》：『機縷也。』」一見於《去聲下四十八隱》「增，子鄧切」下，云：「織文。」《集韻》第一個切語讀音與《廣韻》相同；第二個切語切出來的讀音是「諍」dzun³。《集韻》異讀的由來今日雖無可考，但從普通話「綜」又音zèng我們知道《集韻》這個又音不是毫無根據的。

從上面的資料我們發覺「綜」字不可能讀平聲dzun¹，這個誤讀我們可以

歸咎於大家「有邊讀邊，無邊讀截」，所以把「綜」字念成「宗」dzun¹。但為甚麼「綜」字也有人念上聲「總」呢？可能的原因有兩個。第一，唐陸德明的《經典釋文》給「綜」字注過三次音，現在列在下面：

(一)《易·繫辭上》：「參伍以變，錯綜其數，通其變，遂成天下之文。」《釋文》：「錯，七各反；綜，宗統反。」

(二)《春秋序》：「《春秋》雖以一字為褒貶，然皆須數句以成言，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為六十四也。固當依傳以為斷。」《釋文》：「錯綜，宗宋反。」

(三)《爾雅序》：「是以復綴集異聞，會粹舊說。考方國之語，采謠俗之志。錯綜樊、孫，博關羣言。剝其瑕礫，擷其蕭稂。事有隱滯，援據徵之。」《釋文》：「錯綜，子宋反。」

上引(二)《春秋序》的「宗宋反」和(三)《爾雅序》的「子宋反」切出來的粵音都念去聲dzun³，這兩個切語不成問題，成問題的只有(一)《易·

中華書局，1966。

⑨ 見《四書集注》頁20，中國子學名著集成018。

⑩ 見《新華字典》頁342。

⑪ 見《漢語大字典》頁2063。

⑫ 中華書局1975年影印貫華堂古本本衙藏版《水滸傳》。

⑬ 同④。

⑭ 據《漢語大字典》頁2046引。

⑮ 台灣世界書局影印日本內閣文庫及寧波天一閣藏明嘉靖間刊《清平山堂話本》(廿七篇)頁124。

⑯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據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版重版。頁160注⑤。

⑰ 文字改革出版社1962年版《漢語方音字滙》頁222，1989年出版的第二版仍然把「胖」作「絳」韻字，但把「胖」字屬「換」韻「普半切」的音作附注，見頁302。